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讓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讓夫

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

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

夷立臣爲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

在衛愛臣者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

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

許之將立公子曰夷目夷辭曰凡立而弟在下是其

義也今弟立而凡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

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兄負芻之當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以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以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于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予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暹。次日餘祭，次日夷昧，次日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

和自處子
矣而與弟
之既至輕
成爲勇進
喪二君何
處之不足
也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因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追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歿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過也。歿餘祭立，餘祭歿，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

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閑達博物，嘉義無窮，向使當壽

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復別道以霸荆蠻
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
所施其七首

獨孤及季札論

漢丁綝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
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
挂縋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 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
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
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亾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管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亾彙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傳百世也季子不受

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亾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爲、不
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
扎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
之欲國、蓋緣扎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
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
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諫、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
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
權、公羊嘉之云、苟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亾、季子

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
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
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
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之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
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
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
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
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
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甘建諸侯
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

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災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讓官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口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
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怠其上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隳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警於刑有鬻踊
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
一國之權提鼓擁旗彼堅執銳旋四十萬之師擅斧
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
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
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
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
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

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犇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亾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亾。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囚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晉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
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
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韓起下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
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
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子產爲曹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由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若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宅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怠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子與之魯陽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
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
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
士不迷惑者巴寧燹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
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
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燹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

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何不都。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夢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樹，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和帝崩，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

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騰上蔡侯惺葉侯弘西
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騰以定策功增邑三千
戶騰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詔闕上疏臣
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
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
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
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
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
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
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讓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遷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今因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牀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

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

劉定之崇讓論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出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冒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庾亮議中書令表

宋仁宗嘗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灰爭，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爲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
備決不敢懈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言行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消
消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
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忠之所至，思而弗

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忠惟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亾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乃則草靡而東在風所靡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
弒於微舒

稽官問答荆齊所以犇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園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睿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燄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

徐彥《論衡機論》

君子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
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
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
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德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此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天下者未嘗有也。

墨子修身篇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管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

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許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爲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等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
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

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綉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墨子貞義篇

守禮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

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
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
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
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
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
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
曰：聽臣之言，國必滅，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不
聽臣之言，國必滅，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
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
上，莊公左，壽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

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歿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亾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

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

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呂覽貴信篇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弑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

類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還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音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
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
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濟編

人類

儉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感。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錡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上大天舍
有不無
血獻伯倫
不可無
出於皇各
修其所來
可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
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
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
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
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段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佞我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漢元帝初卽位徵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輿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賦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官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瑠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展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
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宮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
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
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
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
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
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臬也唯陛下深察古
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置二十人餘悉歸之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廐馬可亡，獨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鄜，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閉謂之曰：「外有徵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

梓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醢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氏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自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俱辦其兄子徽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徽遂陳盛饌珍羞異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王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愷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同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
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侍奉甚薄或譏
其太儉行逢日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
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
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家皆
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
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
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知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祀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

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緝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宋司馬光訓儉

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州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由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

教語勝伯
與得矣

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經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往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子者曰子
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
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爲有道者妻子皆得秩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
而移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
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敎

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饑其貨乎？」

漢牟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減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

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選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吳隱之爲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

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
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
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濟吾知之矣乃至
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勵常食不
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
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
覺其用意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

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
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
簿九年而宋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
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
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
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淑好樛蒲聞弘微不取財
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
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

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辟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巳。必及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豁壑成災矣。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
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
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
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墓下
出境遺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
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
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
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
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

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謙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几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減。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

爲獨出人右也。

慎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
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
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
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
諭好惡巨防容嬖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
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
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寘殂食鴻集于囿虞人以
告公如圍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

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
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
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
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愛於山而屨
於堙齊桓公卽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
去肉食之馱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
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
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
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
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
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
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且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犇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
選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
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
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
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
不敢強諫諫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前草藁以爲
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當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勅駟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

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
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
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
所營置令所歸戴者可不羨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
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

易宜有所管置今有歸戴者易竝默然不應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選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目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王安石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

論肯出
疏豈是

小人質地
而諸公曉
曉言之激
成一塊局
何無奔也

論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
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
賢選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迓上
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
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
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
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
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
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
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
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
伺人主之疑行譏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
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主雄猜之主也然鄒千秋
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
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
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柰
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不知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諄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長厚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圈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力筆之吏更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嗇夫口辯而趨選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遂後詣都。言次稱式。佐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

唐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可字亦足
次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唾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

宋真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

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且曰準劓忿如昔日

大病痛

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且于帝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且求爲使相且驚

日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雅量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

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此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

公孫嘉其
可法某子

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譜，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險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竝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自

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亦九
忍辱人服其量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兩人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其機知之巧必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
概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
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
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劉向反質篇

質行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
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
孫爲小吏，求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責讓，爲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

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
及趙綰王緘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
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
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持重

晉桓溫旣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
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

實非有
或不可

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選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賊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霧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息息。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

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
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
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
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
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
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
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旣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
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
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
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
卒稍稍逸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
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
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
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
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
未晚請
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

皆衣緋皐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

王侁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侁嘗詣京師于空舍中

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卽言之于縣。縣以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徃京師
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
德耳恫恫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恫恫辭讓
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
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
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
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爲九
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存孤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往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
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
求固後嗣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
爨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
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
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
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其誨後王成卒
爨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
焉

八編類纂卷一百二十三

八編類